

大型传统戏

二度梅

廣州市高甲劇團
一九八九年九月

141

二度梅

人 物

梅良玉
陈东初
陈夫人
陈春生
陈杏元
仙桃
家院
花神
卢杞
竟进
邹伯符
邹夫人
邹玉英
春香
唐肃宗
乌拉金

书童、丫头、太监、武士
民女、番女、小番、举子。

场 次

第一场	双祭梅
第二场	打奸相
第三场	天伦恨
第四场	重台别
第五场	舍身崖
第六场	落花圈
第七场	双鬼纹
第八场	会金纹
第九场	喜团圆

第一場 陳蔡塔

(唐肅宗年間的一個殘冬)

(陳府梅園一角)

(幕開，梅良玉挑水上。)

梅良玉：(唱) 挑水勤沃異鄉土，
多情且澆連心苗。
殷勤竟、誰知曉，
滿園寒梅料殘宵。

想我梅——(急止，四顧)梅良玉，一家被奸賊卢杞
所害，才流落在此陳府，改名換姓，受盡風霜之苦！

(唱) 苦切杜鵑鳥，
淚血泣暮朝。
春梅頻寄語，
白骨夢魂迷。

爹亲，你死得好苦啊！今日正是你受难忌辰。是我取
梅一枝，刻木为主。爹，等待今夜更无人静，孩儿
才共你祭奠！（看木，又看梅林，抚梅号泣）梅
啊，梅！

(唱) 红梅艳艳如火烧，
疑是碧血溅枝梢。
身为奴，志凌霄，
铁骨丹心斗料梢，
雪压霜欺香更骄。

明镜高悬，斩奸雪恨，再把冤魂招……

(家院捧梅魁牌位上。)

家院：喜童，喜童……

梅良玉：老伯……

家院：咳，你这个花僮，每日除了挑水浇花，不是在此梅亭写字，就是对此梅園啼哭！

梅良玉：无，我无哭……

家院：老爷吩咐，叫你^位将这牌安在梅亭之中，移来一盆上色梅景，要时各齐香案——

梅良玉：但不知为了何事？

家院：老爷要借梅祭奠。（递牌位，下）

梅良玉：借梅祭奠？牌位——？（念）“故友谏议大夫梅公讳伯高之灵位”——呵，爹来呵！（再念）“辟友陈东初敬奉”。——唔，是年伯？（取出木主，一煞）莫怪吓莫怪，这陈府花園啊！

（唱）梅亭精綴梅林深，

一曲招魂两处吟。

两字灵牌一颗心，

可憐冤魂何处寻？（置灵牌于梅亭上，抱灵

痛哭）爹来！

（陈东初内声：“家院带路梅園！”家院内应声：“来了！”

梅良玉：哎呵，花盆还末曾捧来！（急下）

（家院引东初、春生上。

陈东初：（念）悼念忠良枉神伤，
梅園敬祭奠一场。

请夫人、小姐出堂。

家院：有请夫人、小姐。

（陈夫人、陈杏元上。

陈夫人：（唸）移步出华堂，
香雪满庭芳。

陈春生：参见母亲！
陈杏元：参见爹来！

陈东初：罢了！

陈夫人：相公唤我等近前，为了何事？

陈东初：目下梅花盛开，老夫见物思人，想起年兄梅伯高，
（梅良玉正捧花盆上，一听，失盆落地，家院责之，
良玉哭。

陈夫人：此事了！

陈东初：想他为看我与奸贼卢杞不合，上殿参上一本，害地市
曹斩首，记得就是今日。

陈夫人：且莫想起伤心之事，未必就是今日。

梅良玉：（低声）不错，正是今日。

家院：（低声责之）你怎会知道？

陈东初：家院，何事争吹？

家院：喜童多嘴，说什么昨日，今日。

陈东初：唔，唤喜童过来！

家院：快去见过老爷夫人。

梅良玉：（拭泪，拜）叩见老爷、夫人。

陈东初：起来！喜童，看你今日模样，莫非有些失常，为何啼
哭？若不实言，就挨责打。

梅良玉：这……方才老爷、夫人提起梅——

陈东初：梅，梅什么？快说！

梅良玉：那梅老爷，与小人乡邻，老爷提起他典刑之日，正是
去年今日，以此伤心落泪。

陈东初：你既是他家乡邻，可知他家还有何人？

梅良玉：还有母子二人。

陈东初：如此说来，梅年兄还有后裔，但不知梅公子叫什么名字？

梅良玉：他——他也姓梅。

陈东初：当然姓梅，问他什么名字？

梅良玉：他叫梅良玉。

陈东初：梅良玉。你可知他现在何处？

梅良玉：我知道，不但知道，我还晓得。

陈夫人：知道、晓得，同是一句话啊！

陈东初：他流落何方？

梅良玉：他吗？大概就在这一方向。

（陈杏元、春生对看。）

陈东初：他现在何方？今日预备一杯清酒，祭奠梅兄，保佑他的后代能在我家，我必另眼看待。夫人意下如何？

陈夫人：相公高见，礼当一祭。

（陈东初斟酒，合家跪拜。）

陈东初：艾梅年兄啊！

（梅良玉暗哭。）

陈东初：（唱） 今朝祭奠梅魂牌，
三杯清酒献灵台。
但愿梅家永不败，
梅枝逢春放异彩。

陈夫人：梅年兄！

（唱） 梅家留得梅枝在，

陈杏元：（唱） 梅到春来必自开。

陈春生：（唱） 仇到头来岂容贷。

陈东初：（唱） 梅年兄兮魂归来，
髯妇将隔再三拜。（再拜）

梅良玉：（唱）良玉掩泪暗伤怀，
先父有知情亦哀。
他年困龙飞东海，
粉身碎骨报恩债。

陈东初：喜童！老夫看你对我梅老爷也有感恩之心，你须好好看
国，自有重赏。下去！

梅良玉：谢老爷！（下）

陈东初：进酒来！

（家院进呈杯酒，

陈东初：（饮酒）啊！

（吟）寒梅傲雪经霜久，

陈夫人：（念）忠良事主不到头。

陈杏元：（念）梅亭祭奠情悠悠——

（忽地风起狂风。

梅良玉：（均唱）朔风吹动万古愁。（上）

陈东初：何事慌张？

梅良玉：（接唱）满园梅花付东流！（哭）

陈东初：此事了！天阿，你好不公平啊！

（唱）风摧梅落万事休，

恰似梅家已无后。

看破红尘他处走，

削发为僧任逍遥。（欲走，众人劝阻）

陈夫人：相公！

陈杏元：爹！技不得！

梅良玉：老爷！

陈夫人：相公！

（唱）面对儿女与老妻，

忍心骨肉分东西。

陈春生：（唱）梅家未必无后裔，

陈杏元：（唱）国衰自弃伤玉体。

梅良玉：（唱）梅瓣落地碾作泥，

梅心不死耀门第！

陈东初：怎说？梅心未死！

梅良玉：正是。被风打落者，乃是梅瓣而已，只要梅心未伤，自然还有生机。

陈东初：哈哈，天啊！我已看破世事，你等不必多言。除非一夜之间，梅花重开，忠良才有后代。如若不然，我也是出家去了！（下，陈夫人，春生、杏元、仙桃等随下）

家院：老爷为着梅花之事，竟要出家了！

梅良玉：不，老爷是为梅家之事！

家院：只要梅家有后，老爷就不出家了！

梅良玉：我看梅家是有后的。

家院：唔？

〔仙桃上。〕

仙桃：小姐要来梅园求神，赐梅二度开放。

梅良玉：什么！小姐要来求神？老伯，我也要发愿来求神唔！

（奔下）

家院：啊，这个小子！（下）

〔陈杏元内唱上。〕

陈杏元：（唱）踏残红，步香埃，

三步一跪叩天界。

苍天啊！

清香一柱表心怀，

求天求神重怜爱。

一夜东风扫阴霾，

天赐梅园花重开。

信女陈杏元，再拜复再拜，但愿忠良有后，奸臣伏法，大仇得报，奇冤能雪。

叩问神明理何在，

君看忠良受祸灾。

祈求上苍垂怜老，

梅家后代重归来。

仙桃：小姐，你是求花重开，还是求人归来？

陈杏元：死婢……我是求花，也求人。

仙桃：求人？（脚无意踩着木主）哎哟！是什么？害我险跌一交。（拾起一看）唔！原来是一块柴枋子……是喜童失落的。

陈杏元：什么柴枋仔？

仙桃：（递上木主）看，小姐你看！

陈杏元：待我看来！是木主。（接，念）“大唐梅公诰伯高之神位。”唔，还有——“孝男梅良玉”！

仙桃：是喜童的，你会读错吗？

陈杏元：正是孝男梅良玉。

仙桃：啥？梅良玉？那他不都就是——

陈杏元：梅公子……

仙桃：好，我都知！

陈杏元：莫声张！

仙桃：好女，小姐你啊！……小姐你看，喜童寻路找来了！

陈杏元：这……我先回房，你将这——（指木主）叫他认明，看是他不……（下）

仙桃：晓得。（下）

〔梅良玉殿上看。〕

梅良玉：（唱） 一路找来泪淋漓，
失魂落魄无处是！

爹亲啊！

子儿沦落作花僮，
瞒主瞒婢暗供奉。
不意木主失无踪，
祭梅悼亡成幻梦。

苍天啊！

君泪含悲问上苍，
天意可曾亡大唐？
忠良衰，奸党狂，
报仇雪恨已无望？（伏地大恸）

（唱） 梅魂缥缈在何方，
只教遗孤枉断肠。

爹亲！

你尽忠死得冤枉，
我尽孝活得惨伤！（哭晕在地）

〔花神持梅花上。〕

花神：喜哉喜哉！我乃花神是也，只因风打梅花零落，陈东初刺期出家修行，如今陈杏元与梅良玉苦苦祷告，想陈梅两家，世代忠良，待吾神赐梅二度重开便了！

——化！

〔梅花重开，花神隐々而下。〕

〔莺啼燕转。〕

梅良玉：（梦中哭醒）苍天啊！——噢！何处吹来这阵阵清香？
（起立，定神一看）啊，梅花重开了！啊，梅花果然重开了……（喜极）哈哈！

(唱) 不尽悲恸，梦回春浪狂，
忽采春光，千树梅花重开放。
一笑暖三冬，无限芬芳，
悲喜不算闲，狂策春意尚浓——

(题诗梅亭，念——)

风劲霜寒雁声哀，
傲骨清峭不徘徊。
苍天垂怜患良后，
露沾梅花二度开。

年伯情高义重，将我折下梅花一枝，与他通知，正好
让他欢喜一番！（持折下梅花枝欲下，

（仙桃上。

仙桃：你这梅枝何来？

梅良玉：园中梅开二度了！

仙桃：重开的梅花，更加清香！

梅良玉：自然更清香。（欲走）

仙桃：小姐差我找你！

梅良玉：我紧要去报老爷！（下）

仙桃：小姐紧来唔！

（陈杏元急上。

陈杏元：仙桃，喜撞他有认无？

仙桃：还未曾问，他就去报老爷报——

陈杏元：报什么？

仙桃：小姐你看——！（指园中梅花）

陈杏元：（看着，喜出望外）呵！苍天真！不负有心人呀！

仙桃：是呀！小姐，你求的花，开了，许多的人——

陈杏元：死婢，你又多口，咱且去梅林深处看一下。

(下，仙桃随下)

(梅良玉引陈东初，陈春生上。)

梅良玉：老爷、公子，你看你看！

陈春生：啊！爹亲，梅花真实重开了！

陈东初：果有此事？

陈春生：爹亲你看——

陈东初：哈？，真的！——梅年兄啊！（抱树大笑）哈々々！

(唱) 九霄天女散花来，

一夜指梅二度开。

执笔挥洒抒壮怀——（见亭上诗）奇哉！怪

哉！是谁题诗如锦彩！

(念) 风劲霜寒雁声哀，

傲骨嶙峋不徘徊。

苍天垂怜忠良后，

零落梅花二度开。

好诗好诗，有笔力，定是成器之才！春生儿。

陈春生：爹亲！

陈东初：你看此诗何人所题？

陈春生：儿不知。

陈东初：可是杏元？杏元何在？

陈春生：待儿问过！——姐！

(陈杏元上。)

陈杏元：贤弟呼唤何事？

陈春生：姐々，爹亲追问于你。

陈杏元：追问什么？

陈春生：问你写诗原主——

陈杏元：啊！（误听）此事爹亲知道了？烦你转交就是。（递木

主)

陈春生：交谁？（接过）

陈杏元：你说物归原主？

陈春生：是向你写诗原主！（顺口读木主上字）“大唐梅公讳伯高之神位，孝男梅——良——玉”！

陈春生：这……

陈杏元

陈东初：什么“梅良玉”？

陈春生：是姐丈递来的木主上所写的。

陈东初：唔？（接过，读）“大唐梅公讳伯高之神位，孝男梅——良——玉”！梅良玉？呵，杏元吾女，此物从何而来？

陈杏元：是书僮失落，仙桃拾得。

陈东初：当真！

陈杏元：是实！

陈东初：喜童！

梅良玉：小人在。

陈东初：这诗可是你写的？

梅良玉：小人未曾写过。

陈东初：这木主——？

梅良玉：我，我实在“无主”——老爷呵！（哭）

陈东初：喜童，你是梅伯高公子梅良玉！

梅良玉：（跪）老爷，你千万不可认错了，想许梅良玉乃是朝廷钦犯，若说他在你家，岂不害你陈家满门。老爷，我实不是梅良玉。

陈东初：如此说来，你当真不是了。

梅良玉：小人怎会骗你。

陈杏元：爹亲！（高声）那是仙桃戏弄骗人了。

（仙桃急上。）

仙桃：老爷，大事不好了！

陈东初：何事慌张？

仙桃：外面来了钦差，将我府团团围住，口声声说要捉拿钦犯梅良玉，请老爷速去回话。

陈杏元：啊，爹亲！
春生

（陈杏元暗示是计，东初会意。）

陈东初：真有此事？

仙桃：人命关天，那有戏言！

梅良玉：（急得下跪）年伯救命！

陈东初：你到底是何人？

梅良玉：小侄正是梅良玉。

陈东初：什么，你当真是梅良玉？

梅良玉：正是小侄，望年伯救命。

陈东初：真的就好，贤侄起来。（扶起。哭板）

梅良玉：求年伯快去做主。

陈东初：果真来了钦差吗？

仙桃：老爷，不是什么钦差，是我这个相差！

陈东初：哈——！（与杏元、仙桃相顾一笑）

梅良玉：（释然）哎呵！大姐你……（拭汗）

陈东初：仙桃你慌极有功——

仙桃：是——（老指杏元）

（杏元偏促不安。）

陈东初：赏银五两。

仙桃：叩谢老爷。

陈东初：快请夫人过来！

仙桃：晓得！（下）

陈东初：良玉贤侄，真是苦了你了！今儿，春生，快带我去找你梅兄长。

陈杏元：
春生：拜见梅兄！

梅良玉：师妹，师兄还礼。

（仙桃上。）

仙桃：随我来。

陈夫人：（唱上）天降双喜临门来！

侄儿！

梅良玉：伯母！

（唱）谨受大礼复参拜。

陈东初：快！请起！

陈夫人：（唱）如今得见梅侄在。

陈东初：（唱）正是否极泰复来。

陈杏元：
春生：父亲，你也莫得再让离家出走！

陈东初：喂！

（唱）纵然入禅守斋戒，

难教忠良心志改。

梅兄为我洒碧血，

我为梅家报涓埃！

陈夫人：相公言得有理。今日天降贤侄到此，老妻如何奉敬！

陈东初：仙桃，快去吩咐各办上等筵席，与表少爷接风。

仙桃：晓得！（下）

陈东初：春生儿，将你衣衫，挑选几件上色的，与你兄长更换。

梅良玉：且慢，小侄有服在身。

陈东初：咳，那就换件素服吧！

陈春生：兄长随我来！（领梅良玉下）

陈东初：杏元，你看此人如何？

陈杏元：他乃忠良之后，不愧书香子弟。

陈东初：夫人，女儿颇识英雄，我有意——（看杏元）

陈夫人：女儿回房去吧！

陈杏元：送命！（下）

陈东初：夫人，我看此人必有发达之日；我有意将女儿许配与他。
夫人意下如何？

陈夫人：相公眼力不差，但凭做主就是。

（陈春生引改装的梅良玉上。）

梅良玉：年伯、伯母——

陈东初：哈々々，果然人要衣装，夫人你看，又是一番气概。

陈夫人：是啊！

陈东初：待他中了高魁，身穿大红，那时——哈々々！

梅良玉：年伯夸奖了！

陈东初：他日金榜题名，我将女儿许配与你。

梅良玉：小侄乃落难之人，况有父仇未报，老母避难他乡，怎敢私订婚姻。

陈东初：我与你父乃金石之交，生死共济——

陈夫人：你蒙伯父，乃是一片真心，难道将他当作外人看待？

梅良玉：小侄不敢！

陈东初：贤侄你又怎样？

梅良玉：既然伯父伯母厚爱，小侄应允就是。——岳父岳母在上，
小婿梅良玉有礼了！

陈东初：免礼！起来。哈々々！

（仙桃上。）

仙桃：老爷，筵席已备！

陈东初：拜见姑爷！

仙桃：唔，喜童小哥哥——哎，还是喜童姑爷！

众人：（大笑）哈哈！

（吟）忠良缘定三生石，

陈夫人：（吟）孤梅重开二度花。

——幕下

第二场 打奸相

时：上场。

地：陈府厅堂。

人：卢杞、党进、陈东初、陈杏元、家院、校尉。

（二幕外。二校尉引卢杞上。）

卢杞：（吟）大唐居相震天威，
丹诏在手惊神鬼。

老夫卢杞。前年欺折梅家满门，如今又奏圣上，封陈东初之女陈杏元为御妹，和番改配，以此报得私仇，从中饱囊。老夫在殿前讨来铜牌剑令，降旨陈府，又令党进随后，看府县挑选民女四十名，以作和番陪伴。